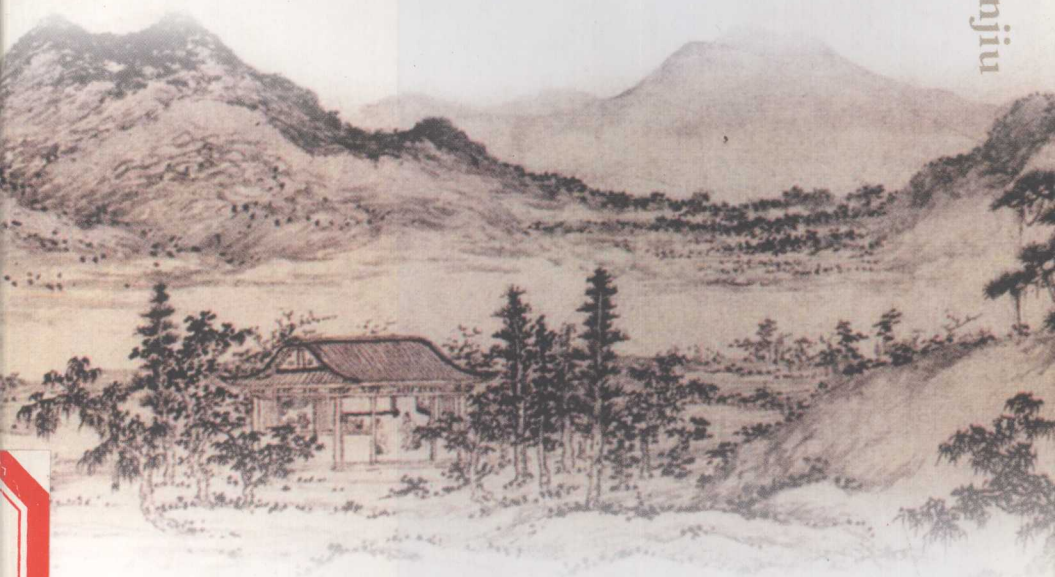


wanning xiaopin wenti yanjiu

晚明小品文体研究

徐艳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晚明小品文体研究

wanming xiaopin wenti yanjiu

● 徐艳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明小品文体研究/徐艳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9

ISBN 7-5392-4458-5

I.中... II.徐... III.①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②小品文—文学研究—中国—明代 IV.①I206-53②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5873 号

晚明小品文体研究

wanming xiaopin wenti yanjiu

徐 艳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青年报社印刷厂印刷

5月第6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89×1168毫米 大32开本 14印张

字数:330千 印数:0-1500册

ISBN 7-5392-4458-5/I·37

地址:南昌市沿江北路40号 330008

邮政编码:330008 电话:6710427

URL:<http://www.jxeph.com>

E-mail:jxeph@public.nc.jx.cn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徐艳 博士

作者简介

徐艳，1969年生，江苏南通人。1995年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明清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元明清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副教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曾独立负责并完成江苏省九五社科课题“世纪之交与文学发展”的研究任务，参加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中世文学思想史》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工作，发表了《关于从文学形式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思考》、《试析袁宏道小品的语体解放及其与五四白话散文的关系》、《试析晚明小品结构的近代性》、《关于〈徐文长文集〉评点的真伪问题——兼及评点在晚明文学发展中的作用》等专业论文近二十篇。

email: fudanxuyan9@sina.com.cn

序

章培恒

徐艳博士的《晚明小品文体研究》，属于文学形式研究的范畴。这也正是中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亟待于开展。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中国的左翼文学就深受前苏联的文学理论的影响。到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这种影响更扩大到中国整个大陆文学——包括文学创作和理论领域，而且成为该领域的主流。其后虽然在中苏之间发生过激烈的意识形态的论争，但原来所接受的苏联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并未淡化，反而更为加强；反形式主义的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七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以前被批判过的很多理论都及时得到了平反，形式主义理论却还过了好些年才逐渐恢复名誉。

由于长期批判形式主义理论，连带对文学形式的研究也被严重忽视；直到现在，即使在谈及中国古代诗词的艺术特色时，还常常以引用古人的诗话、词话来应景。而在我看来，如果不对中国历代文学的形式及其演变有较深入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是难以说得较为清楚的，因为形式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所谓形式，乃是文学作品的内容得以构成与呈现的整个系统。也可以说，文学创作过程是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同时逐步形成的过程。形式的变动必然影响到内容的改变。举一个很简单的例

子：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可以说是千古绝唱。如果我们把它篡改成为“前既不见古人，后亦不见来者。余念天地之悠悠，因独怆然而涕下。”从文字的意义来说并未改变，但诗的气势就懈了，原有的个人在永恒的时间与无垠的空间压抑下的紧张感消失了，那“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情内涵也就大为减弱。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能说这首诗的内容与原来的一样呢？所以，形式与内容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由杰出的内容及其相应的形式构成的；没有与之相应的形式，也就不可能有相应的内容，正如上举的例子说明的，把《登幽州台歌》的形式稍稍篡改，其内容就大为逊色。

由此可见，文学的发展过程——包括同一个文学门类的内部发展过程——必然是内容与形式同时发展的过程。而且，对作家来说，形式的产生并不是一种简单、轻松的行为，其中往往包含着艰巨的劳动，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原乃几经修改而得，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有时的看似轻松，实乃是平时的艰苦积累所得）。还应注意的是，每个具体作家在其作品形式的形成过程中都吸收了前人的经验和成果，这也是只要看一看古代优秀的诗文别集、总集的注释中所拈出的作家诗句、文句的出处就可以知道的。所以形式的发展，同样是文学的历史发展的结晶。但目前的文学史著作——包括我和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新著》——都以叙述文学内容的发展为主，对形式的发展只是应景式的或隔靴搔痒式的叙述。这倒并不是我们不想好好叙述，而是没有这个能力。而且，由于长期不重视、不认真进行文学的形式研究，要改变这个

局面并不是一两个仁人志士所能为力的。

基于这样的考虑,近七、八年来我都在鼓励青年朋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希望他们在做这种研究时好好地读一读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徐艳博士是受到我的这种鼓励的青年朋友中的一人,这部《晚明小品文体研究》就是她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期间基本完成并在以后经过一年的认真修改才杀青的著作。至于她的选择晚明小品文的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则含有把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贯通起来研究的意图。

中国文学从古代发展到今天,其间都有脉络贯联。当然,中国的现代文学似乎和古代文学迥异其趣,但它与古代文学之间并不存在“断裂”;就是鲁迅《狂人日记》的把家族内部的关系概括为“人吃人”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有蛛丝马迹可寻——《红楼梦》中的探春就曾说过:“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所以,中国现代文学虽不是由中国古代文学“水到渠成”地演变而来,而是一种飞跃式的发展,但二者之间仍有其内在的联系。

也正因此,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绝不能割裂成互不联系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两块,而应该贯通起来。现在大学的研究生学科设置中,把“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两个平行的专业,这本是一种适应现状的措施,有其合理性;但长此以往,也容易产生流弊:两个专业的研究者各干各的,中国文学的内部联系就看不出来了。也许是有鉴于此,教育部现在在这两个专业以外又批准了一个新的专业——“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以便对整个中国文学作贯通性的研究。但较之专业设置更成为当务之急的,是拿出研究成果来;这部著作也就是在这方面所作的一种尝试。尽管公安派与我国新文学之间的联系已有好些著作说到过,但其着重点都在思想、

内容方面,较为具体、细致地阐述二者在形式方面的联系,则似以这部著作始(至少在大陆是这样)。至于书中对晚明小品文体与其以前的古代散文文体的比较,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探索。

总之,无论从其对形式的研究、还是从其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来看,这部著作都体现了新的追求和努力,很值得引起重视。尽管因为是在尚有待于开发的土地上耕作,自不免有种种的不足甚或失误,但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内容提要

学界对晚明小品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内容方面,主要探讨其对个体性灵的关注所包含的人性解放因素。由于这种研究方式的相对单一化,难免造成研究在准确性和深入性方面的某些局限。有鉴于此,本文重点选择从文体角度并着眼于形式与内容一体化的立场探究晚明小品创作特征,以图弥补上述缺失。所谓文体,这里指作品语言组织所包含的特定体式、规范,是作品特质的表征,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体裁所指(如诗歌、散文、小说等)。本文立足于从文体角度分析晚明小品,试图探讨晚明小品是依照怎样的语言原则被最终表现出来的,以求在具体、深入的层面,以贴近本体的方式考察晚明小品的特质。

本文对晚明小品文体的考察主要从下列四方面展开:

其一,将对晚明小品文体特质的探究置于古今演变的历史坐标中,揭示其对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的主导性文体规范的超越,以及文体创造中包含的作为五四白话散文文体形成的历史基础的因素。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在唐宋以后长期占据散文创作的主流地位,至晚明时期,其以载道为中心的文体规范对作家个体情感表现造成束缚,成为当时散文发展的最为重要的阻滞力量。晚明小品较大程度地摆脱了这种束缚,获得了表现个体感受的较为自由的文体空间,并成为后来同样超越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束缚的五四白话散文创作的滥觞。通过上述比照分析,以深入阐发晚明小品文体创造的历史

价值,并对有关中国文学如何由古代走向现代的问题作一实例性诠释。

其二,分语言、意象、结构三个层次揭示晚明小品的文体特征。其中语言(主要指基本的遣词造句)处于文体的基础层面,意象处于文体的核心层面,结构(主要指篇章的整体结构)处于文体的最高层面。在各个层面的分析中,集中探讨晚明小品文体对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文体主导性规范的超越,及其作为五四白话散文文体形成的历史基础的特质。

对晚明小品语言的考察,主要从语言秩序(指多个词语形成句子、段落的组合方式)和词语使用(指单个词语的选择及意义形成方式)两方面着手,以求从最为细致的途径把握其独特的语言组织及其带来的内容表现的个性化特点。晚明小品的文体解放策略首先在于,通过对口语的接近,使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的抑扬顿挫、舒缓从容的语言节奏及雅洁的词语使用原则,回归到明白达意的工具层面,以自然的语言节奏,正常的语法、逻辑秩序达到语言秩序的正常化,以不受拘缚的词语选择、灵活多变的词义内涵达到词语使用的自由随性,由此而相对真实地传情达意,使描写对象中包含的个体性灵因素得以呈现。在此基础上,晚明小品还体现出文学性层面的语言发展特点,包括语言秩序的多维化、词语选择的个性化及富有想像力的词义内涵拓展等。晚明小品的这种语言革新策略及成果,与五四白话散文之以白话文的工具性层面的语言革新为先导而发展美文的文体革新之间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关联。

对晚明小品意象的分析,主要着眼于表现“意”的“像”的构成,探讨其通过怎样的语言形式,达到了对客观表象的超越以及向着审美情感方向的提升。同时根据晚明小品意象创造的特点,将其划分为场景式意象、行为性意象、比喻型意象三大类,认为

其场景式意象表现出场景分解细致化、物像描写个性化、物像组合整体性等特点,行为性意象表现出事像选取的真切性、事像描写的细节化和个性化及事像组合的情感性等特征,比喻型意象中包含了比喻意象、拟人意象、通感意象的成功创造。晚明小品将被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忽略的意象(意象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诗歌的专利)置于文体创造的核心地位,且以古代诗歌所不具备的自由舒展的语言形式,拓展了意象的情感空间,标志着古代散文抒情性的复苏和发扬,并成为同样凭借以诗人文渠道寻求散文文学性发展的五四白话散文的历史滥觞。

本文又从结构秩序(侧重于各结构单元的呈现顺序)和结构组合(侧重于各结构单元在结构整体中的组合关系)两个视角考察晚明小品在总体篇章结构方面体现的文体特征。结构秩序的开放、灵活和结构组合的多维、场型,使晚明小品较大程度地超越了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中常见的抑扬开阖、起伏呼照的结构模式,获得了和语言、意象层面一致的诗性特质,能够表现更富联想的感性内涵,这也与后来以舒展自由为目标的五四白话散文结构体现出一致的发展方向。

其三,从工具性层面的语言革新、谐谑性文体创造及表现个性化审美情感的文体经营三个方面揭示晚明小品文体革新的步骤及其成果。这三方面分别从基础的层面、过渡的层面、最高层面,及其分别表现出的真实的个性、夸张的个性及超越的个性,共同构成晚明小品文体的个性表现空间。

晚明小品工具性层面的语言革新涉及的只是文体中基本的语言层面,又以明白达意的工具性语言为追求目标,尚未触及文学性的语言经营,但正是这个层面的语言革新,使晚明小品文体较为彻底地摆脱了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的主导性文体规范所带来的束缚,使个体的现实个性不致于被诸种稳定、均衡

的文体原则所同化、磨灭,而能在较为真实的水平上呈现出来。且它采用的接近口语的形式与以往文体变革选择的以复古而革新的途径相比,表现的个体性灵更具鲜活性和舒展性,并为进一步的文学性语言经营拓展了自由广阔的空间。

谐谑性文体创造是晚明小品文体革新的过渡层面。在晚明小品的文体构成中,谐谑存在于文体的各个层面(除并不构成意象外,意象是个性化审美情感表现的核心因素),包括谐谑的语言、谐谑的行为和场景、谐谑的结构等。与工具性层面的语言革新所达到的真实的个性传达相比,在谐谑性文体创造中,个体选择在无所顾忌的笑声中得到夸张的突出。虽然这种夸张最终造就的并非个性化审美情感,却具有对于庄严整肃的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文体的很大的颠覆力,从而为更具活力的新的文体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谐谑语言中也包含了以创新性为目的的语言经营(虽然它并非为了让读者感动,而只是让读者发笑),这与表现个性化审美情感的语言组织存在着相通的神理,因此其所开拓的自由语言空间更具被引渡到富有个性化审美特征的文体创造之中的可能性。

表现个性化审美情感的文体经营正建立在工具性层面的语言革新的基础上,并与谐谑性文体创造相毗邻。它主要体现在由语言到意象再到结构的个性化程度的逐级递增中,形成一种既不同于真实又非夸张的超越的个性表现,对于读者具有深入的感染力。晚明小品文体所达到的个性化程度在这一层面得以最终显示。

五四白话散文的文体革新包含着与此颇为一致的三个层面,共通的革新步骤使二者间的历史关联显得尤为显著。

其四,通过历时性观照,探究晚明小品的文体特质。即在将晚明小品的文体创造置于古今演变的坐标中揭示其历史价值的

同时,对晚明小品文体进行历史追踪考察,追溯其对前代小品的继承、与明中叶散文文体新变的关联及对以后清代小品的文体影响。又着眼于晚明小品本身的演变过程,分初创期(万历初年至二十三年)、鼎盛期(万历二十四年至三十七年)、嬗变期(万历三十八年至明末)三个阶段,考察其七十年创作历程的起伏波折,描述其由开放而渐趋收敛、由叛逆而渐趋回归,收敛中又不乏深化、回归中亦不乏反思的走势,认为造成其起伏波折的主要原因在于,晚明小品作家在反对七子末流因袭之弊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对于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的超越意识,甚至因此而与当时同样反对七子而推崇唐宋古文的文学风气达到了某种一致。此外,在以自然的语言形式为基础而趋向文学性语言建设的过程中,一些作品为突出语言的自然程度而不顾及文学性经营,使语言显得粗糙,也有一些作品为追求雅致蕴藉而选择了回归传统,一定程度上远离了自然的语言形式。这些都使晚明小品文体革新历程充满了反复和曲折。

关键词:晚明小品;文体;工具性语言;文学性语言;意象;结构;谐谑;个性化;以唐宋古文为代表的传统古文;五四白话散文;文体历程。

Abstract

Most of the researches on Late Ming Xiaopin focus on contents, which discuss humanity liberation by paying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feelings. However, such researches are relatively simple. My thesis studies Late Ming Xiaopin's characters from the viewpoint of style through the form corresponding to the content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Style refers to a special form or criterion, which is not the type of literature, but the character of the works. By analysing the style of prose, we try to find how Late Ming Xiaopin expresses itself, what kind of language principles it follows in order to study the characters in a concrete and deep way.

The research is done in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we discuss Late Ming Xiaopin's style characteristics in historical context. Late Ming Xiaopin surpassed traditional and dominant style criterion of Classical Prose delegated by Tang and Song. It is the historical style basis of Wusi Colloquialism. Dominating in the essay, Classical Prose delegated by Tang and Song limited feeling expression and held bac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ssay. Late Ming Xiaopin got rid of the fetters of style from Classical Prose delegated by Tang and Song and the authors may express their feelings

freely. Therefore, it originated Wusi Colloquialism. According to such comparison, we discus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Late Ming Xiaopin, and give an example of how Chinese literature evolved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 times.

Secondly, we expound Late Ming Xiaopin's style characteristics from language, image and structure. Language is basis of style. Image is the core. Structure is superior.

We study the language of Late Ming Xiaopin from its order and usage to grasp its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tion. The use of spoken language in Late Ming Xiaopin was a liberation of style, which got rid of the sentence rhythm and word usage of Classical Prose delegated by Tang and Song. Late Ming Xiaopin's language has natural language rhythm, ordinary grammatical and logical order. It expresses author's feeling by free words and changeable words' meaning. It has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too, which includes multi-dimensional order, individual words, and imaginal words' meaning. The language innovation of Late Ming Xiaopin influenced Wusi Colloquialism Essay.

The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Late Ming Xiaopin focuses on its composing. We classify it into three categories: scenic image, behavioural image and metaphorical image. Scenic image is decomposed particularly, depicted individually, and combined as a whole. Behavioural image contains real affairs, detail depiction and affective combination. Metaphorical image is composed of metaphorical image, personifiable image and sense communicable image. The image of Late Ming Xiaopin,

which exploited the feeling space, upgraded greatly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ancient prose, and became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Wusi Colloquialism Essay's literary development.

We study the whol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te Ming Xiaopin from its order and combination. The varied structural order and multi-dimensional field of structure combination make Late Ming Xiaopin surpass the structural mode of Classical Prose delegated by Tang and Song and express abundant feeling.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reedom of Wusi Colloquialism Essay's structure.

Thirdly, we analyse the processes of Xiaopin style innovation, including tool language innovation, comic style creation and individual aesthetic feeling expression. They express real, exaggerated and transcendental individuality respectively, and form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Late Ming Xiaopin's style.

Although the tool language innovation is the basic form to express feelings, it broke away from the Classical Prose's style criterion delegated by Tang and Song and made individuality truly exhibit.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innovatory way of the returning to the ancients. It is so vivid and extensive that it develops more space for literary language creation.

Comic style innovation is transitional. It exists in each level and is composed of comic language, comic behavior, comic scene, and comic structure. In comic style, individual selection is stood out by unfettered laugh. The style overthrew

traditional solemnity of Classical Prose delegated by Tang and Song, and became the basis of new vigorous style. Comic style also need language organization, so it is consistent with aesthetic feeling's expression.

The style for individual aesthetic feeling was founded on tool language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ed with comic style innovation. Its uniqueness increased from language to image, and then to structure. In the end, it forms transcendental individual express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ruth and exaggeration, and can infect readers affectionately. Late Ming Xiaopin shows its final individual degree at this layer of style innovation.

The style innovation of Wusi Colloquialism Prose is made up of the same three levels as Late Ming Xiaopin.

Finally, by analysing historical process, we study the style characteristics of Late Ming Xiaopin deeply. We research the style inno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 which inherited former prose and influenced the prose in Qing dynasty. The evolvement of Late Ming Xiaopin can be divided into following three phases: primary one, splendor one and transitional one. Xiaopin evolved from open to convergent, from treasonable to regressive. The convergence also includes deepening and regression includes rethinking. The wave can be attributed to reflection of Qizi's limitation, which lead to lighten the surpassing ideal to Classical Prose delegated by Tang and Song. Besides, some works ignored literary org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from natural language to literary language, and became